

•王雲五主編•

人人文庫

特

號

通鑑集語

趙伯平著

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

趙伯平著

通鑑集語

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

編印 人人文庫序

余弱冠始授英文，爲謀教學相長，並滿足讀書慾，輒廣購英文出版物。彼時英國有所謂人人叢書 *Everyman's Library* 者，刊行迄今將及百年，括有子目約及千種，價廉而內容豐富，所收以古典爲主，間亦參入新著。就內容與售價之比，較一般出版物所減過半。其能如是，則以字較小，行較密，且由於古典作品得免對著作人之報酬，所減成本亦多。

余自中年始，從事出版事業，迄今四十餘年，中斷不逾十載。在大陸時爲商務印書館輯印各種叢書，多厲廉售之意，如萬有文庫一二集，叢書集成初編以及國學基本叢書等，其尤著者也。民五十三年重主商務印書館，先後輯印萬有文庫叢要，叢書集成簡編，漢譯世界名著甲編等，一本斯旨。惟以整套發售，固有利於圖書館與藏書家，未必盡適於青年學子也。

幾經考慮，乃略仿英國人人叢書之制，編爲人人文庫，陸續印行，分冊發售，定價特廉，與人人叢書相若；讀者對象，以青年爲主，則與前述叢書略異。本文庫版本爲四十開，以新五號字排印，與人人叢書略同；每冊定價一律，若干萬字以下，或相等篇幅者爲單冊，占一號；超過若干萬字或相等篇幅者爲複冊，占二號，皆依

出版先後編次。每號實價新臺幣八元，一改我國零售圖書向例，概不折扣。惟實行以來，發見間以萬數千字之差，售價即加倍，頗欠公允。研討再四，決改定售價，單號仍爲八元，雙號則減爲十二元，俾相差不過鉅。又爲鼓勵多購多讀，凡一次購滿五冊者加贈一單冊，悉聽購者自選。區區之意，亦欲藉此而一新書業風氣，並使購讀者得較優之實惠而已。

抑今後重印大陸版各書，除別有歸屬，或不盡適於青年閱讀者外，當盡量編入本文庫。同時本文庫亦儘可能搜羅當代海內外新著，期對舊版重印者維持相當比例。果能如願，則本文庫殆合英國人人叢書與家庭大學叢書 Home University Library 而一之也。

數年之間，取材方面，時有極合本文庫性質，徒以篇幅過多，不得不割愛者，因自五十八年七月起新增特號一種，售價定爲二十元，俾本文庫範圍益廣，而仍保持定價一律之原則。惟半年以來，紙價工價均大漲，祇得將特號面數酌予調整。凡初版新書，每冊在二百一十面至三百面者，或景印舊版，每冊在三百一十面至五百面者，均列入特號，事出不獲已，當爲讀書界所共諒也。

中華民國五十九年一月五日王雲五識

通鑑雋語自序

司馬溫公作通鑑，曰：歷代史繁重，學者不能綜。乃刪削冗長，舉撮機要，專取關國家盛衰，繫生民休戚，善可爲法，惡可爲戒者，爲編年一書。上起戰國，下終五代，凡十六代，一千三百六十二年，修成二百九十四卷。然溫公刪削挾取者仍多至三百數十萬言。溫公自言，修通鑑成，惟王勝之借一讀，他人讀未一紙，已欠伸思睡。清光緒間，以狀元而爲帝者師之翁同龢曾校讀一過，十閱月而卒業，蓋於輿中爲多。是則能徧觀是書者蓋寡矣。於今中外篇簡之浩繁，學者生事之忙迫，皆十百倍於往昔，雖各大學文史諸系員生，亦未必能從容讀通鑑一遍也。余退休多暇，謹擇其中或有裨於治道，或有益於身心，或足供談助之語，摘鈔約五百則，凡十萬餘字，名之曰通鑑雋語。去取之間煞費斟酌。固知見仁見智，無法強同，如或遺珠，願承明教。以字數多寡言，摘鈔僅及全書百分之三四，最長之一亦不超過三百字，得暇披覽一二，不必如翁氏之閱十月而卒業，亦不至於欠伸思睡也。

通鑑雋語

周紀 威烈王

司馬光一

臣光曰：夫事未有不生於微而成於著。聖人之慮遠，故能謹其微而治之；衆人之識近，故必待其著而後救之。治其微，則用力寡而功多；救其著，則竭力而不能及也。

司馬光二

臣光曰：才德全盡，謂之聖人；才德兼亡，謂之愚人。德勝才，謂之君子；才勝德，謂之小人。凡取人之術，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，與其得小人，不若得愚人。何則？君子挾才以爲善，

小人挾才以爲惡。挾才以爲善者，善無不至矣；挾才以爲惡者，惡亦無不至矣。愚者雖欲爲不善，智不能周，力不能勝；小人智足以遂其姦，勇足以決其暴，其爲害豈不多哉。夫德者，人之所嚴；而才者，人之所愛；愛者易親，嚴者易疏；是以察者多蔽於才而遺於德。

註：以上兩則皆摘錄通鑑中司馬光之議論。以下凡標題司馬光者，同。

翟璜

魏文侯使樂羊伐中山[○]，克之，以封其子擊。

文侯問於羣臣曰：我何如主？皆曰：仁君。任座[○]曰：君得中山，不以封君之弟，而以封君之子，何謂仁君？次問翟璜，對曰：仁君，文侯曰：何以知之？對曰：臣聞君仁則臣直，嚮者，任座之言直，臣是以知之。

註：[○]中山：春秋之鮮虞也。鮮虞，國名。城中有山，故曰中山[○]。座：亦作座。

田子方^①

子擊[○]出，遭田子方於道，下車伏謁，子方不爲禮。子擊怒，謂子方曰：富貴者驕人乎，貧

賤者驕人乎？子方曰：亦貧賤者驕人耳。富貴者安敢驕人？國君而驕人，則失其國；大夫而驕人，則失其家。失其國者，未聞有以國待之者也；失其家者，未聞有以家待之者也。夫士貧賤者，言不用，行不合，則納履而去耳，安往而不得貧賤哉！

註：○田子方：魏文侯以爲師。子擊：謂魏文侯之子擊。

李克

魏文侯謂李克曰：先生嘗有言，曰：家貧思良妻，國亂思良相。今所置○非成○則璜○，二子何如？對曰：卑不謀尊④，疏不謀戚，臣在闕門之外，不敢當命。文侯曰：先生臨事勿讓。克曰：君弗察故也。居視其所親，富視其所與，達視其所舉，窮視其所不爲，貧視其所不取：五者足以定之矣。

註：○置：謂置相也。○成：魏成。○璜：翟璜。④卑不謀尊：李克爲中山守，位卑於相，故云。

周紀 安王

子思一

子思曰：夫聖人之官人，猶匠之用木也。取其所長，棄其所短。

子思二

衛侯言計非是，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。子思曰：以吾觀衛，所謂君不君，臣不臣者也。公丘懿子曰：何乃若是？子思曰：人主自臧，則衆謀不進。事是而臧之，猶卻衆謀，況和非以長惡乎？夫不察事之是非，而悅人讚己，闇莫甚焉。不度理之所在，而阿諛求容，諂莫甚焉。君闇臣諂，以居百姓之上，民不與也。

子思三

子思言於衛侯曰：君出言自以爲是，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；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爲是，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。君臣既自賢矣，而羣下同聲賢之，賢之則順而有福，矯之則逆而有禍。如此，則善安從生。

周紀 烈王

齊威王

齊威王召即墨大夫，語之曰：自子之居即墨也，毀言日至。然吾使人視即墨，田野辟，人民給，官無事，東方以寧。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。封之萬家。召阿大夫，語之曰：自子守阿，譽言日至。吾使人視阿，田野不辟，人民貧餒。昔日趙攻鄆，子不救；衛取薛陵，子不知。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。是日，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。

周紀 顯王

衛嗣君

衛平侯薨，子嗣君立。

衛有胥靡亡之魏，嗣君聞之，以五十金買之，魏不與，乃以左氏易之。左右諫曰：夫以

一都買一胥靡，可乎？嗣君曰：法不立，誅不必，雖有十左氏，無益也。法立，誅必，失十左氏，無害也。魏王聞之，因載而往，徒獻之。

註：○胥靡：猶言相隨，古者相隨，輕刑之名，謂罪不至於朴刑者。○左氏：地名。

靖郭君①之客

靖郭君欲城薛。客謂靖郭君曰：君不聞海大魚乎？網不能止，鉤不能牽。蕩而失水，則螻蟻制焉。今夫齊，亦君之水也。君長有齊，奚以薛爲？苟爲失齊，雖隆薛之城到於天，庸足恃乎？乃不果城。

註：○靖郭君：齊田嬰，齊王封之於薛，號曰靖郭君。

周紀 赧王

趙奢

趙田部吏趙奢收租稅，平原君①家不肯出，趙奢以法治之。平原君怒，將殺之。趙奢曰：君

於趙爲貴公子，今縱君家而不奉公，則法削，法削則國弱，國弱則諸侯加兵，是無趙也。君安得有此富乎？以君之貴，奉公如法，則上下平，上下平則國強，國強則趙固，而君爲貴戚，豈輕於天下耶！

註：○平原君：趙勝，趙之公子，號曰平原君。

趙括○母

趙王以趙括代頗○將。括將行，其母上書言：括不可使。王曰：何以？對曰：始妾事其父，時爲將，身所奉飯而進食者以十數，所友者以百數；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與軍吏士大夫；受命之日，不問家事。今括一旦爲將，東嚮而朝，軍吏無敢仰視之者；王所賜金帛，歸藏於家，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。王以爲如其父，父子異心，願王勿遣。

註：○趙括：趙奢之子。○頗：廉頗。

秦紀 二世

秦宦者

秦二世使使責讓趙高○以盜賊事，高懼，乃陰與其壻閻樂及弟趙成謀，曰：上○不聽諫，今事急，欲歸罪於吾。吾欲易置上，更立子嬰。乃使郎中令爲內應，遣樂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宮，郎中令與樂俱入，射上幄坐幃。二世召左右，左右皆惶擾不鬪。旁有宦者一人侍，二世曰：公何不早告我？乃至於此！宦者曰：臣不敢言，故得全。使臣早言，皆已誅，安得至今！

註：○上：謂二世也。

漢紀 高 帝

魏無知

陽武人陳平，家貧，好讀書。事魏王咎，爲太僕。後事項羽，賜爵爲卿。居無何，因魏無知求見漢王。漢王與語而悅之，即拜平爲都尉，使典護軍。周勃等言於漢王曰：陳平雖美如冠玉，其中未必有也。臣聞平居家時，盜其嫂，事魏不容，亡歸楚，不中，又亡歸漢。今日大王尊官之，令護軍。臣聞平受諸將金，金多者得善處，金少者得惡處。平反覆亂臣也，願王察之。漢王疑之，召讓魏無知。無知曰：臣所言者能也，陛下所問者行也。今有尾生○孝已○之行，而無益勝負之數，陛下何暇用之乎？楚漢相距，臣進奇謀之士，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否耳。盜嫂受金，又

何足疑乎？

註：○尾生：古之信士，或曰：即微生高。○孝已：商高宗之子，以孝行著。

漢高帝

帝置酒洛陽南宮，曰：徹侯諸將，毋隱朕，皆言其情，吾所以有天下者何，項氏○之所以失天下者何？王陵對曰：陛下使人攻城略地，因以與之，與天下同其利。項氏不然，有功者害之，賢者疑之。上○曰：公知其一，未知其二。夫運籌帷幄之中，決勝千里之外，吾不如子房○；填○國家，撫百姓，給餉餽，不絕糧道，吾不如蕭何；連百萬之衆，戰必勝，攻必取，吾不如韓信；三者皆人傑，吾能用之，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。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，此所以爲我擒也。

註：○項氏：項羽。○上：謂高帝。○子房：張良。○填：讀曰鎮。

王衛尉

相國蕭何以長安地陋，上林中多空地棄，願令民得入田。上大怒，曰：相國多受賈人財物，乃爲請吾苑。下相國廷尉○，械繫之。數日，王衛尉侍前，問曰：相國何大罪，陛下繫之暴也？

上曰：吾聞李斯相秦皇帝，有善歸主，有惡自與。今相國多受賈豎金，而爲之請吾苑，以自媚於民，故繫治之。王衛尉曰：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，眞宰相事，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？
註：○廷尉：官名，掌刑獄。

漢紀 惠 帝

司馬光 三

臣光曰：過者，人之所必不免也，惟聖賢爲能知而改之。是以仲虺○美成湯○曰：改過不吝。由是觀之，則爲人君者固不以無過爲賢，而以改過爲美也。

註：○仲虺：人名，商湯之左相。○成湯：即商湯。

漢紀 文 帝

陳 平

帝問右丞相周勃曰：天下一歲決獄幾何？勃謝不知。又問：一歲錢穀入幾何？勃又謝不知，惶愧汗出沾背。上問左丞相平，平曰：有主者。上曰：主者謂誰？曰：陛下即問決獄，責廷尉；問錢穀，責治粟內史。上曰：苟各有主者，而君所主者何事也？平曰：宰相者，外鎮撫四夷諸侯，內親附百姓，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。右丞相大漸，出而讓陳平，曰：君獨不素教我對。陳平曰：君居其位，不知其任耶？且陛下即問長安中盜賊數，君欲強對耶！於是絳侯自知其能不如平遠矣。

賈山

賈山上書，言治亂之道，曰：開道而求諫，和顏色而受之，用其言而顯其身，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，又況於縱欲恣暴，惡聞其過乎。秦皇帝計其功德，度其後嗣世世無窮。然身死才數月耳，天下四面而攻之，宗廟滅絕矣。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，何也？天下莫敢告也。其所以莫敢告者，何也？退誹謗之人，殺直諫之士，是以道○諛○合苟容：比其德，則賢於堯舜；課其功，則賢於湯武。天下已潰，而莫之告也。

註：○道：讀曰導，言導迎主意，納之於邪也。○諛：與偷同。

張釋之一

謁者僕射○張釋之從行，登虎圈○，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，十餘問，尉左右視，盡不能對。虎圈畜夫○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，甚悉④，欲以觀其能，口對響應無窮者。帝曰：吏不當若是耶？尉無賴！乃詔釋之，拜畜夫爲上林令。釋之曰：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？上曰：長者也。又復問：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？上復曰：長者。釋之曰：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，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，豈效此畜夫喋喋利口捷給哉！

註：○謁者僕射：官名，掌賓讚受事之首長也。○虎圈：養虎之所，在上林。○虎圈畜夫：掌虎圈之吏也。④悉：詳盡。

張釋之二

釋之爲廷尉。上行，出中渭橋，有一人從橋下走，乘輿馬驚，於是使騎捕之，屬廷尉。釋之奏當○，此人犯蹕，當罰金。上怒，曰：此人親驚吾馬，馬賴和柔，令他馬，固不傷敗我乎？乃當之罰金！釋之曰：法者，天下公共也，今法如是，更重之，是法不信於民也。且方其時，上使